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水利

宋哲宗時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論大河利害狀曰右臣
伏見南宮埽口今年以未有堤備漲水在近權住閉塞
直候將來堤防成立物料齊足方謀興工雖目下苟安
未敢輕議然詢考輿議竊有可憂須至開陳乞賜詳覽

臣訪聞南宮之決今已累月適值亢旱水勢甚平萬一
夏秋之交山水泛溢與大河相合奪過河身一向西流
則深州以下必被其患今事勢已急尚未見朝廷如何
擘畫此不可不預為之慮也議者又謂將來若理西堤
須留九門以道西山之水使河門太小則勢必壅遏入
納不快河門稍大則黃河暴漲却致出泄二者之說皆
不免與民為害而又脩閉南宮水口之後亦未保他處
終無再決之患向去人使道路若有侵占阻滯國信往

來未委如何處置欲望聖慈詳此事理專委都水使者
與本路監司子細相度具的確委得不致有前項患害
畫一條列結罪以聞庶得利病之實不誤國事

安世又上奏曰右臣等訪聞大河西潰今已累年汗漫
流散無復河道故去歲冀州南宮埽決南宮未閉信都
又決繼而大名宋城中埽又決近日復有焦家堤之患
則北流利害灼然可見今欲全復故道議者以謂新脩
理水堤亦未高闊自大名之東埽岸久已廢壞雖南有

橫堤頗為堅實然尚卑下恐不足恃而又故河未嘗濬
治一旦遽決梁村由孫村口放水東流止可以分減目
下漲水欲還故道未易能也蓋大河重濁其流稍緩旋
即淤填今梁村開口循理水堤而下水去堤面纔五六
尺至孫村口水與堤平兩處下埽僅免決溢或聞只是
分過大河三四分水但恐因循浸久積淤日增將來閉
塞北流併使東注地勢高仰壅遏難通則橫堤以南金
堤以東決須受害臣等竊謂河事素來議論不一遂致

中輟今水官既知利病奮然敢為固有足取然臣等雖知有可成之功恐不免欲速之弊蓋舊河不曾疏濬而向下堤埽全未完葺遽決梁村放水理有未安況今日已後水勢漸小沙淤浸多萬一更壞舊河不能還復則是前功盡棄進退被患為今之計實可重惜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詔都水官吏及本路監司協力盡公講究長策廣為儲備增固舊防庶使東流必有成績乃河朔生靈之幸

安世又上奏曰臣伏見朝廷欲回大河使歸故道採之興議頗有異同今之言北流者以謂廣占民田大破省稅壅遏西山之水為深趙瀛莫之患吞併御河絕邊城轉餉之利淤填塘泊北使道梗而又堤防卑薄全不足恃故今歲之間四處決溢臣再三推考實有如此之患是以議者欲復東流然而自小吳之決久不閉塞大河故道地形高仰而舊堤廢壞往往斷缺所植林木發掘已盡昔日之備百無一二若河流果然東去不免後患

故議者皆欲先葺舊防䟽鑿故道人功物料悉令具足
然後乘春夏暴漲之勢而順道之方有可回之理昨來
都水官吏思慮不審惟務速成既未嘗完繕廢堤亦不
聞濬治河道乃於水勢向衰之際妄引東注臣聞只是
減得四分已來漲水纔至復槽遽已斷流緣自來河水
稍緩立有沙淤故瀕河之人皆咎都水官吏以為輕開
梁村堙塞故道非特不能紓北方之患而反淤壞舊河
此尤可重惜也今朝廷舉不貲之費廣儲薪石調發兵

夫必數十萬勞民耗國無大於此而典領之人終不敢保河之必回依違觀望傲幸萬一臣竊憂之伏望陛下明詔執政熟講事理若大河決不可回則早乞降指揮便令罷役博選通習水事之人就今所行子細相度別為長久禦備之計若故欲使趨故道則乞令都水及脩河司官吏條具兵夫物料的確合用之數指定於何處放水自甚月日興功至何時了畢委得不敢誤事結罪以聞異日成敗用行誅賞使苟簡之吏莫敢誕謾而利

害明白中外不疑大衆大役不妄舉動惟冀特留聖慮
早賜施行

安世又上奏曰臣早來延和殿進對伏蒙宣問大河次第臣尋具所聞悉已面奏退而思之猶有未盡之意輒復論列上裨憂勤之萬一臣竊謂小吳之決今已八年澶州之東地形高仰而又隄道廢壞久不完葺林木剪伐靡有了遺今若不繕舊防增峻故道一旦河勢全奪東去而下流禦備殊未有涯脫或䟽虞何以救補其可

慮者一也臣聞昨者沙隄之破北京官吏科配稍草調發丁夫期會嚴峻甚於星火民間勞弊固已不堪今回大河計其薪藁之費恐須百倍於前日雖朝廷已降指揮禁戒搔擾而有司苟避督責急於辦集名為和買實是抑配若必來歲興功竊恐日月迫促地產有限物價踴貴重困民力其可慮者二也臣愚欲望聖慈更加熟計明詔執政參議至理若東流有可成之功即乞擇官吏委任責成寬假歲月無求近效應脩河所須之物並

量添價直只令和買不得擾民如有違犯並行降黜俟三二年堤防完固薪石具備公私之力皆有餘裕然後察水勢之所向而順道之庶幾橫流可回生民受賜比之浮薄之論妄舉莫大之役校其得失固不侔矣惟冀特留聖慮早賜施行

安世又上奏曰右臣伏見大河西潰今已累年朝廷屢遣使者與都水之官及本路監司同共按行固已詳熟而利害紛紜終無定論臣聞自商胡之決踰三十年河

淤東高勢必西徙所以連歲行溢旋塞旋潰理有必至
無可疑者而王孝先等建議乃欲回復洪流使歸故道
所用人工動以億計薪石糧器又數千萬國費民勞莫
大於此或聞孝先等奏章顯言新開直河若有淤填乞
不坐罪則是妄興大役以徇偏見又慮緩急水勢不應
則先入姦言莫肯執咎誕謾自便輕侮朝廷操心如此
何足倚辦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
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作事謹始不敢自用而廣謀從

衆以求合於天心也今將動大衆起大役而廟堂之上
策非素定付之一二庸人肆為臆說治一橫堤已費五
百餘萬復千里之故道則又將若何苟暫費而永寧固
不足吝今建議之臣猶不自保則生民之膏血何負於
此輩而聽其輕用乎況謝卿材與張景先同為一路監
司而二人之論自不相合恐非詢謀僉同之道伏望聖
慈博選深知河事之人再令經度參以李陞孫民先之
書擇其可用俾干繫官吏條析利害結罪以聞然後付

之執政定從一議所貴慮無遺策不貽後悔

御史中丞傅堯俞上奏曰臣伏見朝廷先差朝散郎羅適充開封府界提點刑獄仍專治積水其羅適前知開封縣䟽導溝洫已有成效今春於太康縣開淘圭河一道昨來賴昌府已下大水蔡河決溢太康縣大雨繼作若非圭河通洩水勢縣城亦未可保完此民間共傳固非妄謬臣聞治水有道必先醜下流若下流壅塞則上流用力雖多難見功利今賴昌府及開封府界上流蔡

陳毫下流也臣謂不若徙羅適充京西提點刑獄兼治
開封府界亳州水事審能聽其經畫委曲應副若三二
年間此數州水患不減臣甘伏妄言之辜

堯俞又奏曰臣伏覩都水使者吳安持與李偉等決大
名第三鋪口欲因漲水回大河入孫村口使還故道暴
集薪芻屢差夫力倚河之民殆不堪命訖無成績虛費
不可貲計若知不可而強為是貪賞欺天若果可為而
不效是不虔敗事欺天敗事未嘗議刑姦愼之人既無

所懲艾故今又欲興作大役數十倍於前日假託神怪
侮惑朝廷先為謬悠之談而不肯任責是國家將傾半
天下之力徇安持等以傲倖於萬分之一苟不成功生
靈何罪決為此者豈朝廷之福乞重責安持以戒將來
夫事以議從策由衆定今衆人之論不然者多新差水
官亦復異議欲望聖慈且罷脩河司以安衆心少休民
力詳觀大河之變果有大害徐復議之詢謀僉同庶無
後悔

堯俞又論河事狀曰臣今月二十二日面奉聖旨令臣與宰臣等更商量河事密具奏聞臣與文彥博呂大防已下商量臣以才薄位輕不能回奪兼緣都堂議論體當宛順次第必不可改移今方大冬已役五萬餘夫兵工不在其數將來諸路調發人夫數十萬殫國財民力以就非急不可必成之役兼慮春中或遇雨雪寒凍凍惟怨嗟潰散枉費物料錢糧亦恐傷害人命其數不少此陛下之深知臣不復具論今主議者云欲回河以緩

北流之患而未嘗於北流畧為堤備若將來河勢不肯東流不幸又加大水則北流之害豈可禦哉欲望聖慈或因寒雪或他事批出指揮直罷回河司留孫村口准備分減漲水便令檢討北流緊急堤岸疾速脩完不管疎虞候三五年更看河勢然後別議則兩邊俱無所失上下安樂可以存全河北生姓變禍為福其利無窮在陛下神斷一言而已

劉涇上疏曰臣聞水之利常與天澤上下同流則其為

博大不言可知興廢緩急若有常數者比年以前天下之水無一勺不疏如血脉天下之田無一畝不化如膏腴言利者用興利者賞障利者責可謂盛矣事功中休情偽雜出言利者恥興利者倦障利者喜天下之水有泥涇白渠而猶行潦也天下之田有黑壤赤埴而猶耕石也此豈獨人知之雖九宸崇嚴亦側聞之矣夫水與田利厚農富國政事之所推而興廢不經障達失時此豈先王深溝洫夷阡陌之意乎朝廷自集功起滯于今

十年小人輕舉以敗天助亦豈少哉然賴以荒治有秋者不為不多矣蓋沮謀挾慝者常以輕舉損費為嚇辭以審按惜力為忠告格一無功者而旁達其距人害善之私意此方今之不可不察也以臣所居部觀焉萬安子路潯三湖廣袤萬餘頃利養千餘族可決可激可興可復此橫目者所知也方迭起之初則人人以利獻及輟寢之後人人以害擠是利害果無端倪而特因時高下望風向逆而藉衆口以為權衡臣所目擊也臣所目

擊如此則其不見者遺利失時可勝遺恨耶豐年樂歲
賴天澤而不勤固凡情也及斯時也起而趨功則食足
養力足使上以輔天下以相地與夫凶年飢歲艱食綿
力上下不相扶持之時豈止倍蓰哉善言利者莫知其
言利之精叔獻輕而寡謀故蒞事則有不如其言利之
精叔獻暴而少恕故蒞事則不稱其興利之勇使朝廷
擇賢者濟焉則亶叔獻未肯自陋以自必矣臣常竊歎
人君有願治之誠人臣有肯治之材天下有可治之實

三者合會譬如四時或往或來如循環中不幸一跌則三者俱廢良心美法僅成汗漫舉大利動大功亦安得無全害者耶禹之治水今所見者特其功已成道已順故也齟齬蹉跌固寓於不言之間在所意尋豈可以枉民力費民財為禹劣德哉臣愚謂先飭監司各分所隸郡縣使以所隸水土之利害來上曰某可興某可復某可寢某可廢用財若干用力若干歷幾歲月天子從中斷其是非然後責成焉又特設為監司興利賞科以勸

其前則彼各分所隸矣不得不思而有賞不得不慕而有罰不得不畏也往年兩浙有監司興水利小人沮功輒以無保明監司酬賞為言而朝廷亦不報信如此則亦孰肯策勵其屬必躬必力以成朝廷輔相天地之心乎夫豈一興一廢果有常數焉而人苟私憂耶不然是不為也且以召伯一堰言之廢堰留閘雖童子以為不利而畫陳期於必復者又非一人也而彌今二年付之悠悠如此則尚可望疏天下之水如血脉化天下之田

如膏腴也哉臣所言特利於耒耜者而利舟楫者尚不在焉

陳次升奏乞開陳亳溝河狀曰臣訪聞陳亳之間地勢平下溝河湮塞歲有水患損害民田今年尤甚宮中蠲放稅租不啻大半民又艱食為害非細若溝河開通此患可息其開河雖有所費若以逐年放免租稅較之則放稅之數多而開河所費少其利甚博竊聞知陳州陳紘奏乞開陳州河道及元祐間淮南轉運副使黃隱亦

曾具乞開亳州五河利害申奏民間頗以為便並未聞施行臣欲乞朝廷特降陳紘黃隱所奏下逐路州郡監司疾速相度如委有利便早賜指揮開道以除民害

翰林學士蘇軾上疏曰黃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以就下耳熙寧中決於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吳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強塞之縱獲目前之安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

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內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為故道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賢愚貴賤皆以為然獨一孝先以為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萬五千人勾當使臣五十員歲支物料五百餘萬自小吳之決故道諸埽皆廢不治堤上榆柳并根掘取

殘零物料變賣無餘官吏役兵僅有存者使孫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私財力舉為虛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以廢壞橫流之灾必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畧不及此近因人言沸騰方牒北外郡丞司云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春料便令計置今來欲興脩四十五處已壞堤埽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貲之費也孝先當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今

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與北外監丞司令一面
管認意望敗事之後歸罪他人其為欺罔實駭羣聽其
餘患害未易悉數但臣採察衆論以為此役不可不罷
若今歲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虛役二萬兵工若
更接續興修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此
外民勞之極變故橫生嗟怨之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
三千萬物料錢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
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

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成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脩為學士日有脩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畧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為可用故輒繕寫進呈自祖宗以來除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為耳目請間論事殆無虛日今自垂簾已來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有邇英講讀猶獲親近清光若復瘖默不言則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觀望上下苟為身謀謹備錄

今日進讀之言上陳聖鑒臣無任恐栗待罪之至

軾為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乞開杭州西湖狀
奏曰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
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
翟方進為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
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
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為有神下告我也孫
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

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為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
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
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
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時湖
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
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
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
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雲

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
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
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為放生池
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
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
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鱉同為涸轍
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
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

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
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為
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醎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
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
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
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
里間菱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
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

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藉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

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
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
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勅
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
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
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飢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
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
可得十萬功自本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

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興
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
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
之地尚存太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
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
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
五不可廢之狀利害卓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
道仍敕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

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
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
環三十里際山為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泳聖
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軾又奏曰熙寧中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苦運河淤塞
率三五年常一開濬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
北郭穿闌闌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
騷然自胥吏壕砦若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

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
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舍作踐狼籍園圃
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
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伯斛舟
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
詢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間泥沙渾
濁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尋剗刷
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茆山

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
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然潮水日至淤塞
猶昔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今於鈐轄司前置一牐每
遇潮上則暫閉此牐候潮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闌闌中
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
軾又乞相度開石門河狀曰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
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
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赭山橋

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嶮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險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汭泝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

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没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為潮水卷去行路為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

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腳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之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引浙江及

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於江又並江為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木凡八里有奇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於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險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璠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

以為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為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嶮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長淮之嶮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嶮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嶮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及合用錢物料

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
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視若
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
今至事非知之難言之亦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
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
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
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
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

軾為翰林學士承旨又上奏曰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為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為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為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

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脩之積
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潴為太湖湖之水溢為松
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
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
蘇州已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
為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鯁塞故也自慶
歷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
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況十里積石壅

土築為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埋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為千橋橋各二丈千橋之積為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

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畧如此而未得其
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鶚有水學故召問之出著
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
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
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
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
私凋弊深可憇惜乞下臣言與鶚書委本路監司躬親
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

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軾又錄進單鏐吳中水利書曰竊觀三州之水為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之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者尋按舊跡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鈞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

洋之陂視之茫然猶擿埴索途以為不可治也間有忠
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畧於彼故有曰三州之
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由松江以至於
海自慶歷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
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
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
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

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賣簿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
艱阻因相為之謀罔給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
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
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
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
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於震澤也今已湮塞而所
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
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得之既不詳攻之

則易破以鍔視其跡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則絡脉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桎

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
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蓋
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
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為大患自
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具驗之閱三州
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
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於海蓋震澤吐納衆水
今納而不吐鰐竊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

田皆魚遊鰲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傍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為泥沙堙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乎槁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載其田即未有可耕之日歲歲訴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通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

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則有蠡河橫亘荆溪東北透湛瀆東南接罨畫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之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遇大旱則淺澱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泄太湖之水入震澤其他溝瀆澱塞其名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於江由江歸於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歷

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跡自可覽也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澱菱蘆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已來沙漲成一村昔為湍流奔湧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

昔無茭蘆壅障流水今何致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茭蘆生茭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欲道每一里計三

百六十步一里為橋十所計除占閣外可開水面二十
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
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欲開茭蘆為港走水仍於下
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
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也其地
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古有
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堰瀆曰東函港
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黎溶港曰蔣瀆曰歐瀆曰

魏瀆涇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

一作碑

涇皆以古人名或

以姓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運河立斗門又北泄下江
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
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
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為石碶斗門每瀆於岸北先築堤
岸則制水入江若無隄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
江陰之民田民居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
卸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為百姓

所訟即罷提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為利而適足以害之
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余
默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瑣細之事殊不知本
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斗門
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為利
然余默雖能言斗門一事合鑄鄙策奈何無法度以制
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為一沈披耶又覩主簿張寔
進狀言吳江岸為阻水之患涇函不通其言然則然矣

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之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椿木為之中用銅輪力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開見函管但見函管之內皆泥沙以謂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堙塞之處泄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

積水難以耕植今河上為斗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緣此河隄可以作田園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興縣西有夾苧干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太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干蓋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入太湖泄太湖之水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

大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太湖長塘湖兩首各開三分之二為彼田戶皆豪民不知利便唯恐開鑿已田陰構胥吏皆梏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令曾長官奏請乞開朝廷又降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又為彼豪民計構不行儻開夾苧干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錫熙寧八年歲遇大旱切觀震

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
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為民田今為太湖
也太湖即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愈於昔時昔云
有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岸及諸港瀆埋塞積水不泄
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鍰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
售之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稅
或遇頻年不收則飢餓丐殍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
田捨其廬而遁至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

闕者比年尤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鍰又嘗遊下鄉切見陂隄之間亦多丘墓皆為魚鼈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高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即水穴以危亡寃耶嘗得唐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為高原今為汙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昨熙寧間檢正張諤命屬吏殿丞劉慤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為沙泥壅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慤相視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諤謂慤曰地傾東南

百川歸海古人開諸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
古人何為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
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於海其勢然也凡
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慙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說蓋以
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蓋昔無吳江岸之
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
滌蕩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百川湍流緩慢慢則
其勢難以蕩滌泥沙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

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之人以為七
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
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洶湧
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
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
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
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
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

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芟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為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斗門石碶隄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茜涇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園昔邨曹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疊成園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園以狹水道當春夏湍流浩急之時則水當湧行於田園之上非止壞田園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

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其工可畢所有
創橋疏通河港置斗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
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觀其大畧港瀆之名
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
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瀆通某縣某處俟其悉上
合而為一圖則纖悉若視於指掌之間也鈔又覩秀州
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青龍泄水
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

華亭及青龍夫籠截商稅利國能有幾耶堰塞湍流其害實大又況措置商稅不為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願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在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太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名大吳瀆泄太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處斗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太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斗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覲奏請開海口諸浦鏹切謂海口諸

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
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嚙之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
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嚙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
疏吳江岸為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功則自然上流東
下嚙去諸浦泥沙矣凡欲疏道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
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
可施功力其勢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
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斗門築

堤制水入江此與吳江兩處分泄積水最為先務也然
陂觀合開三州諸溝瀆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惟
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今畧舉
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為橋遷吳江岸東一村之
民開地復為昔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斗門并築一十
四條堤制水入江開夾苧干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
口瀆宜興東蠡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
塘百瀆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

港下港黃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右
泄水諸溝港浜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
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浜自古有
名者及供上丈尺料之功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
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
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未畢溝港以故
須同日決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
蓋為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

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
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綱運者何
耶鍔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
通江湖海故道未嘗堙塞故運河之水嘗慮走泄入於
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歷以來築置吳江
岸及諸港浦一切堙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
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
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

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地中咸謂古為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鐫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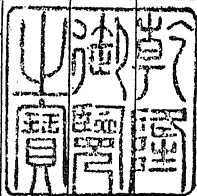
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也或又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為一圩蓋古之人停蓄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蓄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鏐曰塘之為塘是猶堰之為堰也昔日置塘蓄水以防旱歲

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為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瀉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為無益則古人奚為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為害又若廢青龍安亭江徒知不漏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

百川今之人所以戾古者凡如此也鍰切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即接太湖昔所以為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鍰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既不渡船筏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與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切觀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

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瀆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
千之始則以鬁言為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
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
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瀆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嘗
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於
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
走泄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返以為害今茜涇自仲
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堙塞鬁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

年矣每覩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也鍰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三

詳校官編修_臣周瓊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_臣郭培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水利

宋徽宗即位初左正言任伯雨論黃河狀曰臣竊以黃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若使人力可勝有利無害則昔人固已為之不應留以遺後世也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徇衆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

者莫甚近世臣不敢遠引只如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譎謀異計欲立奇功以徼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牙梢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注凌虛駕空非特水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決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隄防之不眷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故其為逆設之河必曰九河九者究也物窮

則變此禹之治水所以示河流之無常而不可使從人力之道也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無變也或東而北或北而東亦安可以人力制裁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之不至於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只宜因塘泊之岸增設隄防乃為長策風聞近日又有議者獻東流之計不獨比年灾傷居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勢窘急固不可為抑亦自高注下湍流

奔猛潰決未久勢不可改設若興工公私徒耗甚非利
民之舉實自困之道也伏願陛下特賜睿旨

大觀元年中書舍人許光疑上奏曰臣向在姑蘇徧詢
民吏皆謂欲去水患莫若開江濬浦蓋太湖在諸郡間
必導之海然後水有所歸自太湖距海有三江有諸浦
能疏滌江浦除水患猶反掌耳今境內積水視去歲損
二尺視前歲損四尺良由初開吳松江繼濬八浦之力
也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願

委本路監司與諳曉水勢精彊之吏徧詣江浦詳究利害假以歲月先為之備然後興夫調役可使公無費財而歲供常足人不告勞而民食不匱是一舉而獲萬世之利也詔吳擇仁相度以聞

二年都水使者吳玠上言曰自元豐間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獨流砦三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勢之策而歲月寢久侵犯塘堤衝壞道路齧損城砦臣奉詔修治隄防禦捍漲溢然築八尺之堤

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若不遇有損缺遂旋增修即又至隳壞使興塘水相通於邊防非計也乞降旨修葺從之

政和二年七月兵部尚書張閣上言曰臣昨守杭州聞錢塘江自元豐六年泛溢之後潮汎往來率無寧歲而比年水勢稍改自海門過赭山即回薄巖門白石一帶北岸壞民田及鹽亭監地東西三十餘里南北二十餘里江東距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趣赤岸甌口二十里運

河正出臨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潰於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運詔亟修築之

四年都水使者孟昌齡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遠浮橋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直大伾山西而止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大伾山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易曾不十餘里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為馬頭又有中潭正如

河陽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為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山為趾以繫浮梁省費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役朝廷喜而從之

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揆上言曰大河連經漲淤灘面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岸今若修閉棗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兼冬深難施人力縱使極力修閉東堤上下二百餘里必須盡行增築與水爭力未能全免決溢之患今漫水行流多鹹鹵及積水之地又不犯州軍止經數縣地

分迤邐纏御河歸納黃河欲自決口上恩州之地水堤
為始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簽合大河從之乙亥臣
僚言禹跡湮沒於數千載之遠陛下神智獨運一旦興
復導河三山長堤盤固橫截巨浸依山為梁天造地設
威示南北度越前古歲無解繫之費人無病涉之患大
功既成願申飭有司以日繼月視水向著隨為隄防益
加增固每遇漲水水官漕臣不輟巡視詔付孟昌齡
六年四月安撫趙霖上平江水利策其相度之說曰平

江逐縣地形水勢利害各不相侔蓋浙西六州之地平江最為低下六州之水注入太湖太湖之水流入松江接青龍江東入於海而平地勢自南直北至常熟縣之半自東止崑山縣地西南之半水與太湖松江水面相半皆是諸州所聚之水泛濫其中平江之地雖下於諸州而瀕海之地特高於他處謂之堙身堙身之西又與常州地形相等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盂積水南入注乎其中所以自古沿海環江開鑿港浦者籍此疏導積

中之水由是以觀則開治港浦不可不先也港浦既已
浚則講經久不堙塞之法今瀕海之田懼鹹潮之害皆
作堰埧以隔海潮裏水不得流外沙日以積此崑山諸
浦堙塞之由也堙身之民每闕雨則恐裏水之減不給
灌溉悉為堰埧以止流水臨江之民每遇潮至則於浦
身鑿開小溝以供已用亦為堰斷以留餘潮此常熟諸
浦堙塞之由也法當置閘然後可以限水之內外可以
隨潮而啓閉浦既已開閘既已置而太湖松江之水與

積水為一派沈沒民田者一遇風作則高浪萬頃愈泄
愈來縱使諸浦瀉之泄之涓涓來之浩浩當斯之時障
之不可疏之不可為之計者莫若順其性而狹其流乃
為上策所謂上策者大築圩岸高圍民田而已如此則
積水日削衆浦日耗矣大抵三說一曰開置港浦二曰
置閘啓閉三曰築圩裹田三者闕一不可又各有先後
緩急之序其開浦篇曰高田引以灌溉低田導以決泄
者浦也古人大小縱橫設為港浦若經緯然按圖於舊

得九十處或名港浦或名涇浜或謂之塘或謂之漕以
詢究古跡得其為利之大者三十六浦區為三等上等
工大而利博在前所先也中等工費可減上等三之二
下等間於上中等之間或自大浦而分投別派工料之
數又少損焉其置閘篇曰瀕海臨江之地形勢高仰古
來港浦盡於地勢高處淤澱若一旦頓議開通地里遙
遠未易施力以拒鹹潮今於三十六浦中尋究得古曾
置閘者纔四浦唯慶安福山兩閘尚存餘皆廢棄故基

尚存古人置閘本圖經久但以失之近裏未免易湮治
水莫急於開浦開浦莫急於置閘置閘莫利於近外若
置閘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兩漲落潮上
灌浦則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則浦水湍瀉遠處積水早
潮退定方得隨流幾入浦口則晚潮復上亢末流入江
海又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為往來何緣減退今開浦
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則啓外水無自而入裏水日得以
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於閘內使港浦常得

通利免為堙塞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鹹潮多作堰斷若決之使通則害苗稼若築之使塞則障積水今置閘啓閉水有泄而無入閘內之地盡獲稼穡之利三利也置閘必近外去江海止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澄沙淤積假令歲事浚治地里不遠易為工力四利也港浦既已深闊積水既已通流則泛海浮江貨船木棧或遇風作得以入口住泊或欲住賣得以歸市出卸官司遂可以閘為限拘收稅課以助歲計

五利也復有二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濃而潮鹹當先置閘而後開浦一也閘之側各開月河以堰為限遇閘閉小舟不阻往來二也築圩篇曰天下之地膏腴莫美於水田利倍莫盛於平江緣平江水田以低為勝昔之賦入多出於低鄉今低鄉之田為積水漫沒十已八九當時田圩未壞水有限隔風不成浪今田圩殆盡水通為一遇東南風則太湖松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遇西風則常熟之水東赴者亦然正如盛盂中水隨風

往來未嘗停息嘗陟崑山與常熟山之巔四顧水與天
接父老皆曰水底十五年前皆良田也今若不築圩岸
圍裹民田車畎以取水底之地是棄良田以為水也況
平江之地低於諸州唯高大圩岸方能與諸州地形相
應昔人築圩裹田非謂得以播殖也將恃此以狹水之
所居耳崑山去城七十里通往來者至和塘也常熟去
城一百五里通往來者常熟塘也二塘為風浪衝擊塘
岸漫滅往來者動輒守風往來有覆舟之虞是皆積水

之害今若開浦置閘之後先自南鄉大築圩岸圍裏低田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以狹水源治之上也修作至和常熟二塘之岸以限絕東西往來之水治之次也凡積水之田盡令修築圩岸使水無所容治之終也昨聞熙寧四年大水衆田皆沒獨長洲尤甚崑山陳新顧晏陶湛數家之圩高大了無水患稻麥兩熟此亦築岸之驗目今積水之中有力人戶間能作小墪岸圍裏已田禾稼無虞蓋積水本不深而圩岸皆可築但民頻年重

困無力為之必官司借貸錢穀集植利之衆併工戮力
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地之中棄一畝取土為岸
所取之田衆戶均價償之其貸借錢穀官為置籍責以
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治積水成始成終之策若其當
開之浦則崑山常熟共三十六浦除常熟之許浦及白
茆福山二浦見今深闊水勢通快不須開治雖開三十
三浦崑山十有一謂堀浦下張浦七了浦茜涇浦楊林
浦六鶴浦顧逕浦川砂浦五岳浦蔡浦浪港浦常熟二

十有二謂黃泗浦奚浦西陳浦東陳浦水門浦崔浦耿
涇浦魚潭浦鄔溝浦瓦浦塘浦高浦金涇浦石撞浦六
河浦北浦甘草浦千步涇司馬涇金涇錢涇黃鶯漕皆
積久不浚當分為三等開修

徽宗時趙鼎臣繳進河議奏狀曰臣伏以先事而言則
言有難信之患後事而諫則事有不及之憂雖然忠臣
慮國不謀其身孝子顯親思述其志言之先後一也顧
當否何如耳伏念先臣某當元祐之末實為河北路轉

運副使方是時水官建議回河蓋以累年功之成者十
既八九獨先臣居中罔敢阿徇請順水性導使北流進
言於朝至於再四奮孤忠觸羣黨抗單言遏衆議讒鋒
謗焰幾不獲免尚賴陛下哀憐照察曲賜全護遣使按
視既施行矣不幸後來水官眩惑前議竟興力役斷塞
北流奏功告成中外稱慶已而先臣以病賜歸退伏田
里雖及困革不忘朝廷常慷慨謂臣曰河本無事妄人
擾之耳今及如是恐不三數年河無安定之理誰當復

為上言之乎臣飲淚泣血退書其語刻之肌骨銘在肺
肝方是時豈暇規後効計將然乎徒以不欺之誠著自
平昔雖時有用捨而志不可無故也伏見去年河已東
決舉齊之西汎濫千里有司極力僅能塞之而積淤久
高終不順快迨及今夏沛然北流決於闡村如建瓴水
陛下哀矜元元愍悼墊溺臨遣諫議大夫賑裁恤窮且
俾臺郎共視河事仁恩德意遠近固浹流毗餓夫拊首
涕泣雖未復故土瞻舊丘而人人悅欣咸自以為更生

也臣竊悲先臣抱孤子之志而事不獲申建忠蓋之策
而言未及用遽先朝露齎恨冥漠今日已決之闕村乃
先臣之所願開者也今日既淤之東流乃先臣之所力
爭者也往昔使萬有一如先臣之言則河患廣博雖不
遽平而水得所歸功必有漸決不至於敗壞蕩徙如今
日之貽朝廷憂也回河之役幾年矣薪芻之所費力役
之所用臣不敢為朝廷惜也金粟之所耗爵賞之所頒
臣不敢為朝廷惜也所重為朝廷惜者兩河數千里間

有田不得種藝有廬不得歸宿死者轉體於溝壑生者
寄命於道涂去歲既已若此今年又復如此謂之天灾
臣竊以為非歲之罪也恭惟朝廷清明議論公正方遣
敵使出臨河防宜有成謀定策歸報於上然微臣區區
猶抱遺說陳父書冒不測之誅而獻芻蕘之議者非以
希榮於既往而干澤於方今也誠以河溢臯陸垂二十
年已失之機事不及悔將善其後必謹於先而先臣之
言曩實誤中奏草具在尚可推考儻蒙朝廷俯賜采覽

鑒已然之得失察既往之成敗校短量長稽驗當否於
以裨贊大策協成緒功使長河底平得効塵露雖結草
之報未易加此此先臣之遺志而臣之所不敢忘者也
然後退伏鈇鎖下見先臣使九泉之魂得以瞑目豈非
臣之素心宿願者乎臣愚不足以知河事竊獨耳剽日
久嘗聞諸先臣曰河之可以一言蔽者趨下而已自橫
壠六塔商胡小吳宗城內黃百年之間水皆西決則地
勢高下豈不可見今之大議不過東流與北流耳使河

誠東而可以行則雖極天下之力而回之猶將請諸朝而不敢以為費也奈何地有高下之形水有逆順之勢今年雖塞明年且決來歲儻行後歲必淤借使神禹臨之亦將無如之何矣如或順而治之則庶幾數十年其無河患乎正今日之明効大驗也然議者每挾澹泊以為言不以近事觀之河既東徙而澹泊固已淤矣雖有司嘗欲濬治之蓋亦有所重為而未能也且其所侵害者獨滄與乾寧間耳使向之未嘗有澹泊則將無以為

禦敵計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請得以事譬之據靈武之城則西戎稽顙決古北之口則北敵請命昔嘗恃此以為固矣今雖未能復之而西北二邊豈嘗一日乏守備乎此尚人事之所及而猶可以力勝者耳水之為物非有情也奈何與之競而不釋哉先臣之緣河事進言者甚多臣不敢以徧舉謹取最後乞治北流開闢村河門及申相度黃河利害所二狀繕寫投進伏望聖慈特賜睿覽降付有司看詳裁擇施行冒瀆天聽無任隕越

昧死待罪之至謹錄奏聞

李復乞開黃河中灘劄子曰臣某蒙恩差知鄭州於今月初四日到任首見差發人夫急於星火知大河漲溢原武等埽危急緊要修疊固護臣久知原武一帶堤埽比諸處不同為鄭北盡是積水陂湖相連直接國門又地勢高於京師若有決溢勢迅東下臣遂親至河上體度水勢次第今見大河於原武東二里以來中心有灘一道長三里餘闊一百餘步其灘已老問人云已十餘

年沙土堅壯河漲為灘所激奔射南岸水勢甚緊枝梧
費力臣見多方措置兩日稍見次第然今年補貼雖得
稍定來年遇漲還作上軫宸慮下勞百姓臣今乞下都
水監將中灘於中心東西開透令引放河身於河槽中
心通流雖有暴水不偏着岸更無危急兼東西只是長
三里有餘用工不多可絕後患今并畫到圖子隨狀進
呈伏候勅旨

王同上奏曰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民

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於水故官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為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漑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於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學而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為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

職之人未嘗不修其事而又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於隋唐其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為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隋唐之時又皆為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二署隸之然於水事或領或否矣故天下不喻於水而失其水之性使以憂中國者起矣國家比歲之間水之為害亦甚矣自京城之中民被其苦亦

暴而衍溢者歷月不知所以洩之今國家懲前日之患而求於秦漢之故為之都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之性此慮患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求其功效而使之不為虛位則天下宜有明於水性若秦漢之間所謂水工者出矣苟得其水工而又以知水者居其任使之專其職而行於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備其故而治之不使數遷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陟則官得其人而分定則事益修矣故為今之慮水莫若如此

欽宗時李光乞廢東南湖田劄子曰臣契勘東南地瀕
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歷代以來皆有陂湖蓄水以備旱
歲蓋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水少則泄田中水入海
故無水旱之歲荒蕪之田也祥符慶歷間民始有盜陂
湖為田者三司轉運使下書切責州縣復田為湖當時
條約甚嚴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禁民之侵耕則
有賞罰之法近年以來所至盡廢為田澇則水增益不
已旱則無灌溉之利而湖之田亦旱矣民既已承佃無

復脫期所收租稅悉充御前而漕司暗虧常賦數至百萬而民之失業者不可勝計可謂兩失伏望聖慈速賜指揮盡罷東南廢湖為田者復以為湖庶幾凋瘵之民稍復故業不勝幸甚

高宗紹興間大理寺丞周公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低下之田多為清水浸灌蓋緣溪山諸處併居太湖水分為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於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於江其江泄水諸浦中惟白茅浦最大今為沙泥淤

塞每歲暑雨稍多則東北一派水必壅溢遂致浸傷農田欲望令有司相視於農隙開決白茅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為四州無窮之利近年以來浙西常有水患公私交病崇寧紹興間疏導故跡尚可尋訪乃未有建明者四十二灣古云九里為一灣一灣低一尺二百四十里到三江口三百六十里到大海三江口江面闊九里地勢低於震澤三丈潮水來時水高三丈到震澤底定震澤即太湖也所以謂之平江三江口吳江水與

湖水相會合之地謂之匯也

二十八年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知平江府蔣璨上言
曰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
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
之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
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
患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
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濬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

霖復嘗開濬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緡米十萬餘斛於是詔監察御史任古復視之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誠便若依所請以五千工月餘可畢詔以激賞庫錢平江府上供米如數給之二十九年子瀟又言父老稱福山塘與丁涇地勢等若不濬福山塘則水必倒注於丁涇乃命併濬之

孝宗乾道五年建康守臣張孝祥上言曰秦淮之水流

入府城別為兩派正河自鎮淮新橋直注大江其為青溪自天津橋出柵砦門亦入於江緣柵砦門地近為有力者所得遂築斷青溪水口剏為花園每水流暴至則泛溢浸蕩城內居民尤被其害若訪古而求使青溪直道大江則建康永無水患矣既而汪徹奏於西園依異時河道開濬使水通柵門入從之先是孝祥奏淮水三源一自華山由句容一自廬山由漂水一自漂水由赤山湖至府城東南合而為一縈迴綿亘三百餘里溪港

溝澮之水盡歸焉流上水門由府城入大江舊上下水門展闊自兵變後砌壘稍狹雖便於一時防守實遏水源流通不快兼兩岸居民填築河岸漆造屋宇若禁民不許侵占秦淮既復故道則水不泛溢矣又府東門號陳二渡有順聖河正分秦淮之水每遇春夏天雨連綿上源奔湧則分一派之水自南門外直入於江故秦淮無泛濫之患今一半淤塞為田水流不通若不惜數畝之田疏導之以復古跡則其利尤倍

七年臣僚言丹陽練湖幅員四十里納長山諸水漕渠
資之故古語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禁甚嚴盜決者
罪比殺人本朝寢緩其禁以惠民然修築嚴其春夏多
雨之際瀦蓄盈滿雖秋無雨漕渠或淺但泄湖水一寸
則為河一尺矣兵變以後多廢不治堤岸圯闕不能貯
水彊家因而專利耕以為田遂致淤澱歲月既久其害
滋廣望責長吏濬治堙塞立為盜決侵耕之法著於令
庶幾練湖漸復其舊民田獲灌溉之利漕渠無淺涸之

惠詔兩浙漕臣沈度專一措置修築

淳熙九年知常州章冲上奏曰常州東北曰申港利港
黃田港夏港五斗港其西曰竈子港孟瀆泰伯瀆烈塘
江陰之東曰趙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蔡港私港今節
港皆古人開導以為溉田無窮之利者也今所在堙塞
不能灌溉臣嘗講求其說抑欲不勞民不費財而漕渠
旱不乾水不溢用力省而見功速可以為悠久之利者
在州之西南曰白鶴溪自金壇縣洮湖而下今淺狹特

七十餘里若用工濬治則漕渠一帶無乾涸之患其南
曰西蠡河自宜興太湖而下止開濬二十餘里若更令
深遠則太湖水來漕渠一百七十餘里可免濬治之擾
至若望亭堰牖置於隋之至德而徹於本朝之嘉祐至
元祐七年復置未幾又毀之臣謂設此堰牖有三利焉
陽羨諸瀆之水奔趨而下有以節之則當潦歲平江三
邑必無下流淫溢之患一也自常州至望亭一百三十
五里運河一有所節則沿河之田旱歲資以灌溉二也

每歲冬春之交重網及使命往來多苦淺涸今啓閉以
時足通舟楫復免車畝灌注之勞三也詔令相度開濬
十一年冬臣僚言運河之濬自北關至秀州杉青各有
埽堰自可瀦水惟泇河上塘有小堰數處積久低陷無
以防遏水勢當以時加修治兼泇河下岸涇港極多其
水入長水塘海鹽塘華亭塘由六里堰下私港散漫悉
入江湖以私港深而運河淺也若修固運河下岸一帶
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盤門在太湖

之際與湖水相連而平江閶門至常州有楓橋許墅烏
角溪新安溪將軍堰亦各通太湖如遇西風湖水由港
而入皆不必濬惟無錫五瀉牌損累年常是開堰徹底
放舟更江陰軍河港勢低水易走泄若從舊修築不獨
瀦水可以通舟而無錫晉陵間所有揚湖亦當積水而
四傍田畝皆無旱暵之患獨自常州至丹陽縣地勢高
仰雖有犇牛呂城二牌別無湖港瀦水自丹陽至鎮江
地形尤高雖有練湖緣湖水日淺不能濟遠雨晴未幾

便覺乾涸運河淺狹莫此為甚所當先濬上以為然

孝宗時蔡戡乞浚開木渠奏曰臣聞江漢之間荆襄之地自古名卿才大夫建立事功以利當年而施後世者遺跡可考其間勲烈彰著至今不泯惟羊祜杜預稽之往牒羊祜減戍邏之卒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杜預修名信臣渠激用漑洧諸水浸原田萬頃餘分疆立石俾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以是知古人經理其地

不過廣屯田修水利二者最為急務不特為固圉之計所以成闢國之功南北既分襄陽號為重鎮朝廷謀帥選將不以輕畀殆今五六十年之間宜其算無遺策地無遺利民有餘貲軍有餘糧然而曠土未盡闢水利未盡修糧運不繼則軍有乏絕之憂雨暘少愆則民有凍餒之患其故何也非今之人智力不如古也古人有志功名今人志在利祿古人專為國計今人先為身謀蓋無惑乎事功之不立襄陽之宜城有曰木渠後漢王寵

所鑿溉田六千餘頃至曹魏時夷人聚萬家據其地而食之謂之粗中當時號為天下膏腴吳將朱然爭取之不克自是渠廢更八百八十餘年本朝治平中縣令朱紘按故地而鑿之三月而成溉田如古鄭獬記其事甚詳靖康之亂渠始湮塞逮今方五六十年是渠也延袤三百里故跡宛然所湮塞者木眼山之旁二三里而已渠中之水猶涓涓不絕惟是山林蔽翳人跡罕至居民無力開鑿官吏無意興修是渠所以殆廢也且廢於八

百餘年而朱紘能鑿之不三月而成湮於五十餘年歲月未久浚導必易工費必省儻有人焉出力任之可不勞而辦矣本路帥漕嘗請于朝計其工費已有成數雖蒙行下正以因循苟且憚於興修歲復一歲無人以任是責臣愚欲望睿旨檢照前奏量給所費一二萬緡責付本路轉運司應辦如有不足本司可以那融支給仍委京西安撫荆鄂副都統司差撥軍民各千人分番工作均給其直人必樂從副都統與漕臣往來董役於農

隙日三兩月之間自可迄功渠成灌溉之利必不減昔
向來荆榛蘆葦之場皆變而為沃衍膏腴之地然後分
兵屯田而盡其利募民請佃而收其租雖暫勞而永逸
小費而大獲實攻守之先務也

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上言曰高郵楚州之
間陂湖渺漫茭葑彌滿宜剏立堤堰以為瀦泄庶幾水
不至於泛溢旱不至於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
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

百四十里其隄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堤以捍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兼揚州墟鎮舊有隄牐乃泰州泄水之處其牐壞久亦於此剏立斗門西引盱眙天長以來衆湖之水起自揚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西達于淮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於海又泰州海陵南至揚州泰興而徹于江共為石礎十三斗門七乞以紹熙堰為名鏡諸堅石淮田多沮洳因損之

築堤捍之得良田數百萬頃奏聞除直祕閣淮東轉運判官

寧宗嘉泰元年常州守臣李珣上言曰州境北邊揚子大江南並太湖東連震澤西據滬湖而漕渠界乎其間漕渠兩傍曰白鶴溪西蠡河南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于二湖曰利浦孟瀆烈塘橫河五瀉諸港通于大江而中間又各自為支溝斷汊曲繞參錯不以數計水利之源多於他郡而常苦易旱之患何哉臣嘗詢訪其故

漕渠東起望亭西上呂城一百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加以歲久淺淤自河岸至底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春雨連綿江湖泛漲之時河流忽盈驟減連歲雨澤愆闕江湖退縮渠形尤亢間雖得雨水無所受旋即走泄南入于湖北歸大江東徑注于吳江晴未旬日又復乾涸此其易旱一也至若兩傍諸港如白鶴溪西蠡河直湖烈塘五瀉堰日為沙土淤漲遇潮高水泛之時尚可通行舟楫若值小汐久晴則俱不能通應自餘支溝別

港皆以堙塞故雖有江湖之浸不見其利此其易旱二也況漕渠一帶網運于是經由使客于此往返每遇水涇網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壩車水科役百姓不堪其擾豈特溉田闕事而已望委轉運提舉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處如法濬治盡還昔人遺跡及於望亭修建上下二牐固護水源從之

嘉定五年建康守臣黃度言府境北據大江是為天險上自采石下達瓜步千有餘里共置六渡一曰烈山渡

籍于常平司歲有河渡錢額五曰南浦渡龍灣渡東陽渡大城堽渡岡沙渡籍于府司亦有河渡錢額六渡歲為錢萬餘緡歷時最久舟楫廢壞官吏篙工初無廩給民始病濟而官漫不省遂致姦豪冒法別置私渡左右旁午由是官渡濟者絕少乃聽吏卒苛取以充課徒手者猶憚來往而車擔牛馬幾不敢行甚者扼之中流以邀索錢物竊以為南北津渡務在利涉不容簡忽而但求征課臣已為之繕治舟艦選募篙梢使遠處巡檢兼

監渡官於諸渡月解錢則例量江面闊狹計物貨重輕斟酌裁減率三之一或四之一自人車牛馬皆有定數雕膀約束不得過收邀阻乞覓裒一歲之入除烈山渡常平錢如額解送其餘諸渡以二分充修船之費而以其餘給官吏篙梢水手食錢令監渡官逐月照數支散有餘則解送府司然後盡絕私渡不使姦民踰禁從之十二年臣僚言鹽官去海三十餘里舊無海患縣以鹽竈頗盛課利易登去歲海水泛漲湍激橫衝沙岸每一

潰裂常數十丈日復一日浸入鹵地蘆洲港瀆蕩為一
壑今聞潮勢深入逼近居民萬一春水驟漲怒濤奔湧
海風佐之則呼吸蕩出百里之民寧不俱葬魚腹乎況
京畿赤縣密邇都城內有二十五里塘直通長安腴上
徹臨平下接崇德漕運往來客船絡繹兩岸田畝無非
決壞若海水徑入于塘不惟民田有鹹水滄沒之患而
裏河隄岸亦將有潰裂之憂乞下浙西諸司條具築捺
之策務使捍堤堅壯土脉充實不為怒潮所衝從之

寧宗時衛涇奏曰臣聞饑穰之數在歲有天時在人有利地天時之水旱固所不免地利之廢修亦不容無責焉竊見承平之時京師漕粟多出東南江淞居其太半中興以來淞西遂為畿甸尤所仰給旁及他路蓋平疇沃壤綿亘阡陌多江湖陂塘之利雖小有水旱不能為灾自豪右兼并之家既衆始借墾闢之說并吞包占創置園田其初止及陂塘陂塘多淺水猶可也已而侵至江湖今江湖所存亦無幾矣夫江湖之水自常情觀之

似若無用由農事言之則為甚急江湖深廣則蓄蓄必
多遇水有所通泄遇旱可資灌溉儻或狹隘則容受必
少水則易溢未免泛濫之憂旱則易涸立見焦枯之患
事理曉然州縣之官皆可以舉職然豪宗巨族必有所
憑藉其勢力足以陵駕公府非得健吏莫敢誰何浸淫
滋廣江湖之利日朘月削無復曩時之舊園田增租所
入有幾而平歲倍收之田一罹旱澇反為不耕之土常
賦所損可勝計哉農人失業襁負流離其害又豈特在

民而已矧惟國朝成憲應江河山野陂澤湖塘池澮與衆共者不得禁止及請佃承買官司常切覺察如許人請佃承買并犯人糾劾以聞及蓄水之地輒許人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立法之意可謂明白前者臣寮累嘗奏請朝廷非不施行凡係積水草蕩今後並不許請佃雖陳乞撥賜亦許守臣執奏此乾道五年九月指揮也差官檢視應停蓄水利河道有湮塞壅遏去處照舊來界至悉行開掘仍每歲巡察此淳熙三年六月指揮

也令淞西諸郡約束屬縣如有給據官民戶買佃江湖
草蕩圍築田畝許人戶越訴置之重憲仍委監司糾劾
此淳熙八年七月指揮也凡有陂塘自令下之後尚復
圍裏斷然開掘犯者論如法給據與不告捕者併坐罪
此淳熙十年四月指揮也是皆匾榜大書人所共覩其
他藏於案牘者當不止此奈何條畫雖備奉行不虔或
易名而請佃或已開而復圍或謂既成之業難於破壞
或謂垂熟之時不可毀撤是知千百畝之田為可惜而

不知百萬畝之田尤可惜不忍於強橫之一夫而忍於貧弱之百姓上澤沮格而不下究下情蔽塞而不上通此則有司之罪也臣恭惟陛下愛護本根訪民疾苦詔旨屢頒不為虛文如以臣言為然乞賜睿斷行下戶部檢坐條法及累降指揮申嚴要束本路監司州縣常令遵守仍委御史臺覺察法不徒立務在必行惟陛下留神裁擇幸甚

貼黃臣所奏圍田止為妨民水利抑又有可慮者凡

圍田去處多在荒僻之鄉必立莊舍佃戶聚居既廣行包占又欲侵奪側近民產多蓄無賴惡少及刑餘罪人號為佃戶實是姦民幸遇豐年粗得無事歲收稍不能給數十為羣江湖商賈村野居民即被剽掠甚至殺傷間或敗露在官具有案牘可考竊恐饑荒之歲遂為淵藪若行禁戢姦民無所聚集亦潛消盜賊之一策伏乞睿照

涇又奏曰臣嘗攷國家承平之時京師漕粟多出東南

而江浙居其太半中興以來浙西遂為畿甸尤所仰給
歲獲豐穰霑及旁路蓋平疇沃壤綿亘阡陌有江湖瀦
泄之利焉大抵二浙地勢高下相類湖高於田田又高
於江海水少則汲湖水以溉田水多則泄田水由江而
入海惟瀦泄兩得其便故無水旱之憂而皆膏腴之地
自紹興末年始因軍中侵奪瀕湖水蕩工力易辦創置
堤埂號為埧田民田已被其害而猶未至甚者瀦水之
地尚多也隆興乾道之後豪宗大姓相繼迭出廣包強

占無歲無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已亡幾何而所在圍田則徧滿矣以臣耳目所接三十年間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蕩者今皆田也夫陂湖之水自常情觀之似若無用由農事言之則為甚急陂湖廣衍則豬蓄必多遇旱可以灌溉江流深浚則通泄必快遇水不至泛溢儻豬水之地或至狹隘則容受必少旱即易涸立見焦枯水源既壅而江流填淤則疏泄甚艱水即易溢蕩為巨浸事之利害豈不較然易知州縣監司所當禁戢然圍田

者無非形勢之家其語言氣力足以陵駕官府而在位者每重舉事而樂因循故上下相蒙恬不之怪而圍田之害深矣議者又曰圍田既廣則增租亦多其於邦計不為無補殊不思緣江並湖民間良田何啻數千百頃皆異時之無水旱者圍田一興修築塍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頓至隔絕稍覺旱乾則占據上流獨擅灌溉之利民田坐視無從取水逮至水溢則順流疏決復以民田為壑設若圍田僥倖一稔增租所入有幾而常歲倍收

之田小有水旱反為荒土常賦所損可勝計哉所謂增
租既不繫省額州縣得以移用徒資貪黷之吏耳此其
輕重得失又不待智者而後辨也矧惟祖宗成憲炳若
日星應江河山野陂澤湖塘池澤與衆共者不許占據
及請佃承買官司糾劾以聞諸濬水之地謂衆共溉田
者輒許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立法
之意可謂明白前者臣寮累嘗奏請朝廷非不施行臣
姑疏其一二諸路如有承買濬水地者悉與改正此紹

興二十八年指揮也凡係積水草蕩今後並不許請佃
雖陳乞撥賜亦許守臣執奏此乾道五年九月指揮也
詔兩浙漕臣及提舉常平官并逐州守臣常切覺察如
官民戶及寺觀園築田畝填塞水道具名以聞此淳熙
三年六月指揮也詔州縣輒敢給據與官民戶及寺觀
買佃江湖草蕩許人戶越訴重寘典憲仍委監司糾劾
此又淳熙三年八月指揮也詔浙西諸郡應官民戶舊
來圍田去處明立標記給榜曉諭不得於標記外再有

圍裏此淳熙十一年八月指揮也其他條約未易悉數夫以陳說之衆多立法之詳備是宜圍田之害悉絕而豬泄之利盡復曩時之舊可也然歷年浸久陂湖之為田者不止民田之被害者滋甚其已圍者牽於姑息固不復論標記之外增創圍裏者有之因民詞訴已毀撤而復修築者有之易名為天荒而請求給佃者有之寺觀僧道尤無忌憚是豈果不可禁哉吏治苟簡而法令不行之過也積習而不知變姦猾蒙利良農失業其

害又豈特在民而已臣伏見乾道間孝宗皇帝一旦宣諭輔臣曰聞浙西自有圍田即有水患屢有人理會多為權勢所梗已而令漕臣王炎相視有張子蓋圍田九千餘畝湮塞水勢立命開掘仍戒敕不得再犯淳熙中因姚述堯言傳法寺僧請佃明州定海縣鳳栖沈窖兩湖八百畝可溉田二萬六千餘畝即令仍廢為湖英斷如此孰不悚懼其奉行不虔者特有司之罪而斯民疾苦則有所赴愬矣臣仰惟陛下恭儉愛民率繩祖武詔

令之下不為虛文如以臣言為然乞賜睿旨行下戶部
檢坐條法及累降指揮申嚴約束斷自今以後凡陂湖
草蕩並不許官民戶及寺觀請佃圍裹如輒敢干求陳
訴者具名聞奏寘之於罪本路監司州縣常切遵守或
有違戾委御史臺彈治庶幾法不徒立豪強戢斂農民
安於田畝此亦固根本之一說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貼黃臣照對自紹興間行經界之後至今五六十年
生齒日繁豈復有可耕之田荒而不治其目今所

存江湖陂澤實皆衆共水利必不可以為田者如
蒙睿斷施行仍乞行下本路監司約束應今歲被
水圍田向去只許據昨來標記四至埤補塍岸不
得因而侵占比近水地其有自昨來標記之後續
行圍裏妨害衆共水利去處既因水滄沒更不得
再行修築如違許被害民戶越訴仰監司委清強
官相視具奏取旨施行伏乞睿照

貼黃臣又照得所在圍田雖是形勢之家包占然田

間利害形勢之家本無從得知多是鄉村豪強富
室意在假託聲餒侵擾良民或畧用工本廣行侵
占因以為已利操執書契請屬獻納此尤不可不
治乞委監司州縣覺察如因圍田民戶詞訴即與
根究元獻田人姓名重作施行伏乞睿照

青田縣主簿陳耆卿上疏曰臣聞水在地中猶人之有
血脉一日壅塞必有受其病者故水利一事憂民者多
疚心焉或曰去歲汎溢之灾繩連郡國敗屋殺稼所在

相望其害未見其利也雖然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於汎
濫則見其害於旱暵則見其利因汎濫而不為旱暵備
殆因噎廢食爾夫稼民之命也水稼之命也春夏之交
丁壯蝟集至有爭涓滴以殞其軀者東浙田多依山而
本郡蓋其一也巖谷峽壑渠塘鮮少故灌漑之事不可
一日廢夫水疏之則流堙之則竭其疏之也必有源其
堙之也必有故彼細民之所爭者涓滴爾毆死者止一
身爾強宗右族疆畝盈野每每奄蓄澤以自豐而不顧

他人之瘠其所殺寧有算哉十雨五風未見其害也猝有旱魃龜拆立見富人之苗自若而貧者委地矣上之人乃始皇皇於禱祈逮其無年則又皇皇於賑恤亦已晚矣故今州縣之間多以水利為不急之務夫既以為不急之務則往日之已塞者愈塞而未塞者亦塞矣近日之方浚者不浚而未浚者無時可浚矣為計不蚤欲罪歲得乎臣愚欲乞播告外臺遴選官吏徧行根括甚蕪沒不治或為大姓所雄據者極力疏導俾還其初至

於陂澤未成而可經營沾丐者亦必廣為濬鑿以幸焦
槁毋苛擾毋具文脫遇歲旱民有倚賴縱不能轉歉為
豐而利澤亦過半矣

金章宗明昌二年二月上諭平章政事守貞曰王汝嘉
田櫟專管河防此國家之重事也朕比問其曾於南岸
行視否乃稱未也又問水決能行南岸乎又云不可知
且水趨北久矣自去歲便當經畫今不稱職如是耶可
諭旨令往盡心固護無致失備及講究所以經久之計

稍涉違慢當併治罪三月行省并行戶工部及都水監
官各言河防利害事都水監元擬於南岸王村宜村兩
處開導河勢緣北來水勢去宜村堤稍緩唯王村岸向
上數里臥捲可以開決作一河且無所犯之城市村落
又擬於北岸牆村疏決依舊分作兩清河入梁山故道
北清河兩岸素有小堤不完後當築大堤尚書省謂以
黃河之水勢若於牆村決注則山東州縣膏腴之地及
諸鹽場必被淪溺設使修築壞堤而又吞納不盡功役

至重虛困山東之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況長堤已
加固護復於南岸疏決水勢已寢決河入梁山灤之議
水所經城邑已勸率作護城堤矣先所修清河舊堤已
遣罷之監丞田櫟言定陶以東三埽棄堤不當修止言
決舊壓河口以導漸水入堤北張彪白塔兩河之間凡
當水衝屯田戶須令遷徙臣等所見止當堤前作木岸
以備之其間居人未當遷徙至夏秋水勢汎溢權令避
之水落則當各復業此亦戶工部之所言也

宣宗貞祐三年四月單州刺史延札天澤言守禦之道當決大河使北流德博觀滄之境今其故堤宛然猶在工役不勞水就下必無漂沒之患而難者若不以犯滄鹽場損國利為說必以浸沒河北良田為解臣嘗聞河側故老言水勢散漫則淺不可以馬涉深不可以舟濟此守禦之大計也若曰浸民田則河徙之後淤為沃壤正宜耕墾收倍于常利孰大焉若失此計則河南一路兵食不足而河北山東之民皆瓦解矣詔命議之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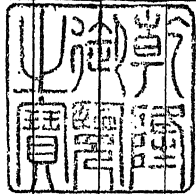
三月延州刺史烏蘓克錫克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為狹臣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則由濬州大名觀州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舊隄補其缺罅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為禦備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基又言南岸居民既已籍其河夫修築河堰營作戍屋又使轉輸芻糧賦役繁殷倍於

他所夏秋租稅猶所未論乞減其稍緩者以寬民力事
下尚書省宰臣謂河流東南舊矣一旦決之恐故道不
容衍溢而出分為數河不復可收水分則淺狹易渡天
寒輒凍禦備愈難此甚不可

元成宗大德元年河決蒲口臺檄令河北河南肅政廉
訪使尚文按視防河之策文建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
湍猛至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為中
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

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
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
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
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
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
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
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
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

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
頃畝以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信能行此亦
一時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三